从为什么来到战队说起吧。当时来哈深时填的自动化，想着大学还是做点机器人比赛啥的，不要太过荒废，然后翻学校给的那个红色小册子，有点印象的就三个比赛，RM，RC，智能车。之后自动化导论时被推销过RC，但我为什么来RM呢，原因很简单，RC不招大一的，于是想着先来RM看看，不至于空耗时间。上大学前啥也不会，暑假纯纯摆烂，想着反正C语言要教的没必要先学，报名时就直接来机械组了，毕竟是零基础友好教学，而且我觉得学点机械的基础还是很有必要的。当年培训挺简陋的，也不怎么成系统，机械组培训就教了sw，讲了些标准件和机械结构，去工训学了下设备，作业留了个机器人比赛题和根据规则手册画出比赛场地。培训完啥也不会，凑合着把作业交了，然后被录了。进来后分兵种组，有天我闲着没事来704逛（应该是第一次），正好碰见学长在定分组名单，我就去了英雄组。进队后第一件事是给宋力康的英雄拍了遗照，然后跟郭诗羿把英雄架子拆了，那天晚上我和郭诗羿俩个人俩小时就搞定了，合作非常愉快。进英雄组后易昊为还布置了些学习任务，具体的可以在ones的wiki下机械组2021中看到。当时大一刚进来，也没啥事，经常来704看他们画图。当时画图的学长坐在窗边排成一排，我就在后面盯着他们看。印象最深的是杰宝，当时他画图画不出来自闭了，然后就看是喃喃自语，然后用一种绝望的语气对着我说，工程怎么画呢，画不出来了，要不你来画吧。我只能露出一个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表示加油鼓励。当时运动会，机电学院找到我们要做拉旗小车，帮着季源装车，然后运动会那天方阵我也跟着去了（虽然我在方阵外但也是方阵的一部分），弄完方阵就润了，没在观众席坐牢。之后就是做比赛场地了，现在701的场地是去年拉回来的国赛场地，去年场地我们拿木板木条搭的，在木工师傅季源的领导下，整个场地做得很快，从圣诞到元旦一周完工。之后就是军训和寒假集训了。军训时我作息相当阴间，晚上八九点来战队，到十一点去K321跟丰哥海哥做智能车，做到凌晨三四点，然后回去睡五个点，中午睡两个点，晚饭后也睡一个点。寒假集训一周不到，也没做啥，看看开源，然后自己画个步兵，但我在学校没怎么画，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是为了易昊为的测试底盘在K栋呆了一整天，从早上9点干到了晚上9点，铝管基本上都是我铣的。回家后继续画步兵，然后跟易昊为不断讨论，最后我和他有了船，大震惊。然后谈谈在英雄组吧，我装的第一个机构是易昊为的下供弹测试架，然后跟着他把英雄发加工装了出来，整个车除了卡弹严重也没啥大问题（这也就是超离谱弹道的原因），整个赛季跟着易昊为两版车迭代拨弹和弹舱以及供弹管做了不下十版，打印件跟不要钱似的打，最后还是好在解决了卡弹问题。

之后的事就不适合平铺直叙了，咱一个小故事一个小故事的说。先讲我跟蟹老板认识的故事。蟹老板，即谢胜学长，我们队2019赛季的队长。起因挺有趣的，是20年底的B站年度报告，电控组新人的观看次数最多的视频基本都是蟹老板的电控培训视频，他们凑齐发了条说说，然后我在评论区逮到了蟹老板。加好友时意外发现蟹老板不仅仅是我老乡，还是我学长，搞不好还很可能在学校里见过，然后就跟蟹老板聊了聊，问到他当年我们队是怎么过来的时，他直接发了我一遍公众号推文，你肯定能猜到是哪篇，对，就是那篇《前路漫漫，未来可期》，在跨年那天晚上我躺床上看完了，感触颇深，然后顺手转发到了南工骁鹰2021大群里，发了句忆往追昔。后来我跟易昊为在国赛备赛时在大学城散步，他提到了这篇推文，他问我是从哪里翻到的，说他看了后才知道我们队的这些往事，每次看完都能从中得到一股力量。如果要我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篇推文的感受的话，那就是“不容易”。这篇推文承载着蟹老板的青春，同时也承载着南工骁鹰的队魂，以至于后来在春茧进国赛时，官方说拍一个我们队一起喊口号的镜头时，直接拿了推文里的某句“生死看淡，不服就干”，这事其实挺尴尬的，一来我们队当时没有口号，二来这句话其实是中石油华东RM战队的口号，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实现了南工骁鹰五年来的夙愿，也算是实现了蟹老板的梦想。顺便讲讲我跟陈迅怎么认识的吧，其实陈迅也是我学长。话说有一个晚上，我和易昊为、杨森乔在701测英雄弹道，测完破大防，开始摆龙门阵，聊到成都时陈迅加入聊天，然后我就突然发现陈迅也是我学长，真是太巧了。再讲讲为什么湘厨是南工骁鹰指定食堂。原因很简单，老一届队员中四川人的含量比较高，吃来吃去觉得湘厨味道合适价格实惠，我当时第一次跟学长出去吃饭，去的就是湘厨（或许这会延续为一个传统），后来还去吃小龙坎坐两桌，四川人能坐一桌（不会有人不吃红锅吧，不会吧）。

别的故事有空再讲，接下来说说比赛的故事。先说联盟赛吧，联盟赛广东站实际上是两年来第一次上场（20年疫情耽搁了），当时我们队是什么情况呢，简单概括一下就是车没调好，在场地睡大觉（某传说级别的篮球架）。3V3打得稀烂（甚至还被diss），好在步兵单项赛成绩还行，但最后因为最后一场决胜局车撞坏了痛失冠军。联盟赛失败的兆头其实很早就有了，那时我刚考完开学两场期末考试去了704，发现704空空荡荡，这是一件很离谱的事，你敢想象在比赛前不到一月时队里基本没人吗。联盟赛最主要的作用我觉得是刺激了我们队伍吧，大家都意识到了车要做好需要做得更多，也积累了些比赛经验。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队伍的可塑性。在联盟赛广东站，深大、北理珠跟我们一样，小组都没出现，华工和桂电都止步八强，但在队伍经过调整改进后，都拿到了国赛十六强。然后说一说南部分区赛，南部分区赛的预定时间实际上是6月初，由于广东疫情而延到了国赛前。让我现在回忆去年的5月份，怎一个惨字了得。特别是5月底，离预定的比赛时间越近，整个队伍的精神状态越趋于崩溃，让我来说的话，是走到了解散的边缘，那应该是我们去年最痛苦的一段时间（紫龙甚至劝告过我另寻他路）。但好在南部分区赛延期了，从一定程度上说是续了我们队一命。延期后就是考试月了，直到7月初又进入备赛状态。备赛期间我们队也就三十多人，人手比较紧，然后我被分配去了邓车，负责两辆邓车的测试、维护，同时是操作手。那段时间过得可以说是非常充实，就是每天把车开到坏，坏了修，修了调，调了又开的过程，我的邓车维护手册更新了六版，连着快十天吧，每天都能把车开坏，开出问题来，直到赛前几天才基本上不出问题。然后大概七月十几号的时候，深大来我们这打了场友谊赛，虽然互有胜负，但是深大只是带了他们的旧步兵和英雄，而他们英雄在我们这表现出了惊人的实力，打我们的哨兵轻轻松松，深大还有一辆舵轮双炮和空接工程呢，这里体现的实力只是深大实力的冰山一角。这时我要提一嘴成都机加工王老板，拖了整整一周工期，不然说不定我们车就能打符了，国赛就不会这么名不副实了。接着就是比赛期间了。先是适应性训练，对阵北理珠，机器人在场上没出什么大问题，然后就是小组抽签，好巧不巧，抽到个死亡A组，小组种子正好就是深大，然后是联盟赛广东站冠军华农与殿军仲恺，当时A组就差最后一个，方方说了句我觉得我们会被抽在A组，下一秒我们就抽进了这个死亡组，然后方方来了句我觉得A组也不是不能打。总而言之，当抽进这个组时，我们队希望渺茫，很可能又是一个连分区赛小组都无法出线的一年。但既然抽进了这个组，那还是得搏一搏，小组赛很可能就是我们本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那就尽力去打好。第二天，南部分区赛小组赛第一场，我们对阵深大，我们站在赛场的铁丝网外严正以待。但是，我们想过我们会输，但没想过会输得这么彻底。英雄第一场开局超功率死亡，第二场在起伏路段漏弹超热量直接暴毙，工程装甲板线被压短路，裁判系统离线扣血死亡，哨兵开局误识别。你要想，这可是整个分区赛的第一场比赛啊，在大家见证深大的恐怖实力的同时（东大：我看深大有冠军的实力），我们队也丢脸丢大了。回去后工程的走线被邓紫龙、方纬博、刘思宇分别各检查了一遍，哨兵的误识别解决了，而英雄开局超功率死亡的锅却依然没有找到。第三天，我们对阵仲恺，虽然英雄开局自杀了一次，但以我方工程操作手恺姐姐的超常发挥，我们依然2：0拿下，同一天，华农被深大2：0而2：0拿下仲恺，这意味着，我们之后必须2：0拿下华农，才能保证出线。回去后又修车调车，英雄没找出锅，但找到了一个补丁，开局软重启即可解决超功率死亡问题。第四天下午，我们来到春茧体育馆，在门口碰到了桂电，我发现桂电正在讨论华农（如果我们输给了华农，那么桂电16进8的对手就是华农），在赛场入口，我们和华农相遇，双方都沉默着，等待着这决定命运的一战。对阵华农前，是我们队在比赛中面临最大压力的时候，所谓向死而生，所指就是如此时刻。这场比赛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场上稳定发挥，2：0拿下了这场生死战，但赛程可不是这么简单，想进国赛，还得继续努力，下一场，我们的对手，将会是桂电。在击败华农拿到小组第二出线后，我们立即启程回学校修车调车，准备来天跟桂电好好碰一碰，但是，就当我们回到学校开始吃晚饭时，意外发生了，组委会修改了赛程。组委会修改了赛程。组委会修改了赛程，我们将会在当天晚上，也就是4h内，对阵桂电，而整个南部分区赛，将会在当天激战到深夜，决出十个国赛名额。“立即返回春茧，抓紧时间修车，准备比赛！”我们带着忐忑与不安回到了春茧，抓紧时间进行检修，若是与桂电对阵失利，我们必须在十六进八败者组的八支队伍中，拿到仅有的两个国赛名额，也就是必须赢下之后这两场比赛。任务艰巨，能否杀进国赛，就看今晚。不出意外，桂电以其飞快的步兵、精准的哨兵、出色的无人机击败了我们。而我们，进入了败者组，开始了BO1的刺激对决，哪怕你出一个错误，都无可挽回。在跟桂电较量后，一辆邓车发射受损，更换为备车；在跟佛科对决后，我们更换了一辆邓车的摩擦轮电机，更换了工程的气阀？（当时翻箱子没找到合适的备件，备件准备的型号带错了，但好在整个伸出机构做了备件，从上面取了个气阀，拧了上去，拧得特别紧，赛后没人拧得下来，或许这就是肾上腺激素得作用）；在凌晨一点半，整个南部分区赛的最后一场比赛，我们击败了电科中山，拿下了最后一个国赛名额。但这最后一场比赛也战损严重，一辆邓车的摩擦轮卡了一颗小弹，整个胶轮被摩化了一圈，工程在这之后去了趟单项赛，开车启动后升降直接寄，朱老板耻辱下播。但无论如何，我们总算是进到了国赛，五年来，第一次，不容易，荣登官方推文封面。回到备场区，一起喊了那句“生死看淡，不服就干”。凌晨三点，我们和机器人回到了学校，而此时，正在进行次日国赛小组赛的抽签，我们，居然又抽到了A组，但这个不是死亡A组，而是保送A组（很难不怀疑官方抽签做过手脚）。而我们接下来的一场比赛，在上午十点，不足八个小时，同时，我们还得维护机器人到赛场水平。这是一个注定不眠的一夜，既有进入国赛的兴奋与喜悦，也有连续高强度作战的疲惫与压力。次日的两场小组赛，我们拿下了南昌大学与广工，以小组第一的分数出线。再往后的一天，是十六进八，BO1，双败制。对于我们队来说，进了国赛之后，是能多打一场就多打一场的心态，压力比南部赛时小了很多，发挥也还算稳定，但技术水平上限就在那，赢了赚，输了不亏。十六进八，第一场，浙纺，拿下，第二场，老朋友深大，就算深大翻了一辆符车也还是输了，第三场，北部分区赛冠军大交，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们居然赢了。谁都不曾料到，我们，一个五年平平无奇小队伍，难得在死亡小组出线，又在十六进八败者组杀入国赛，居然，能登上国赛八强的舞台，这太魔幻了，但比赛就是如此残酷。接下来的八进四，我们与本部相见。虽然年年本部和威海国赛都会来我们这备赛，但能在赛场上见面，而又是会师八强，实在难得。我们队这个赛季的比赛，也就定格在了我们和本部的赛场合照上。

比赛结束后，我们先是搬走了官方场地的半场，然后是去青工会答辩，顺便抽中了三个奖（以至于出现了哈工深结饭钱的梗）。打完比赛大家都非常累，我8月10号和方方飞回了四川，之后在家修养了半个多月，之后就开始准备2022赛季了，其中开了个线上赛季总结会，2021赛季就如此这般收场了。

如果要我来评价2021赛季的话，我会认为我们队现在的口号比较恰当，“展翅天穹”指五年来第一次小组出线进入国赛最终进入八强，“向死而生”指从死亡小组出现以及从各种各样的突发意外情况及时解救。但是从细节上说，2021赛季有太多的遗憾与失望，我们整体的机器人水平还是不如强队，无人机不敢飞，步兵不能飞坡，没法稳定开大符，英雄的吊射能力不足，工程只能简单的取一个矿，飞镖无法命中，哨兵调得可以但优化空间还很大，简而言之，所有方面都有待进步。而2021赛季作为开源盛世，给2022赛季带来了太多的可能，在2022赛季，一个队伍如果无法从2021赛季汲取营养突破自己，是没有办法在赛场上取胜的。2022赛季，对于南工骁鹰来说，应该是一个快速成长的赛季，我们可以做的东西，有很多。

我的赛季目标是什么？或者更严肃的一个问题，我们队伍这个赛季的目标是什么？对我来说，这两个问题显然是相互绑定的。从比赛成绩来说，作为一支八强队伍，接下来的目标显然应该是冲击冠军。但很奇怪，我们队没有人敢把这句话直接说出来，包括我自己，我也不敢说。说出口的顾忌有很多，上赛季的八强靠的是运气而不是实力，经历过的队员都明白这一点，但凡换一个强点的国赛小组，我们甚至连线都出不了。强队的威慑依旧催生着我们内心的恐惧，举个例子，你敢跟本部或者上交认真打上一场吗，带着从死亡小组开始杀进国赛的向死而生的勇气。我坦言，我不敢想，因为我们队伍存在的问题有很多。但我现在开始意识到，不敢想，就是我怯懦而不负责任的体现。是的，我们队确实存在有很多问题，但是我，难道就没有勇气解决这些问题吗。这是一种失职。“上交也没有什么不能打的”，别的队能够做好的，我们队也能。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你就是得大声喊出来，你就是想把机器人做到极致，超过其他所有人，你就是想把每件事都做到完美，让自己的机器人不出问题，你就是想研发创新，做出其他人没有做成的事。因为你想，所以你留在这。这是我能想到的最能说服我自己的一个理由。